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與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板

作者簡介：草莽派，脆弱但絕對美麗。只愛陌生人，只迷戀文字。

張心曼



「這裡不再是盛世，只是小時代，總得有些人把血灑在桃花扇，才能成就小團圓。」

小盛世8.0 (一) — 古的貓寧

「Good morning! 我親愛的女孩。」古的那把幽靈的呼喚，把貓寧從夢遊的囈語中吸回空洞的現實。

「母親說，我不是自閉女孩，只是習慣在夜晚夢遊。」當貓寧醒來，她依然是個和古的一樣，每晚露宿文化中心，被無名氏拋棄的女孩。

嘯，我是P報的娛樂版狗仔。怎麼稱呼我？隨你的便，反正我是個文化人，名字

這是我的第十二夜，追蹤H城焦點天才貓——古的。

凌晨的文化中心，連胡桃夾子的聖誕想像也早已安眠。一幢幢建築物，猶如精緻墓穴，連風的味道也帶屍體腐爛的氣息。

這與白天的一樣，不信？根據古的專訪稿子，大多時日，古的可用手指精算進出的人流。

「文化中心室內的冷氣保留在二十五度，但我仍覺得是種賦閒和浪費。」我仍記得第一晚在文化中心外採訪古的時，古的大煞風景的警句。

一隻來自上海弄堂的天才貓，多少沾染了海派傳奇人物的風雅和獨特。

「公冶長懂鳥語，我就懂人語，都是身不由己的。」古的露出寂寞表情，幽幽地吐煙，輕吟經典老歌——「Smoke Gets in Your Eyes」，煙灰散落在她咖啡色的棉製睡衣上……

「上海世博，我是吉祥物，後被高價拍賣，幾經曲折，落入H城名媛手中……」由井市小貓，到龍化鸞遷，身世太戲劇化了。

「戲劇化的人生是悲劇。」每一次採訪古的，我都企圖把煙灰從她身上拍走，帶點憐香惜玉的姿態，忘記牠是隻雄性貓。

無可否認，古的有攝人的氣質，這是貓寧恢復

語言能力的主因吧？

「貓寧，你是怎麼遇見古的的？」第一夜採訪古的時，我遇見了貓寧。

她那麼瘦小，短髮，只有憂鬱的眼神吸引我。

「自閉症女孩，遇上喜歡的貓，神奇恢復語言能力，總是滔滔不絕的。就像盲人突然有了三天光明，總來不及思考，已表白。」貓寧用嫉妒的眼光打量我，令我不自在。

「是吧，本來擁有說話能力的，通常只在謀生時用語言來自衛，不懂珍惜語言本來的魅力。」我突然不甘示弱，思辨的句子竟出自我口中，有點意外。

第一次見面，有幾秒鐘，我驚訝一見鍾情，但爾後秒鐘，我斷定古的是危險貓。一看牠的眼神便被穿透，掉進無底洞，彷彿靠近便會大難臨頭。

「古的，你令我想起九龍皇帝。嘿，為甚麼你高貴貓不當，跑來當流浪貓？」

「說來話長。因空氣密度太高，我喪失了上海話和學習廣東話的能力，被名媛離棄。但遇見貓寧，愛的力量，我又恢復了語言。」

「但，世上只有一隻會說話的貓，敗犬真不識貨！哼……」

「她不是不識貨，是狡猾。」貓寧趁我出神，插進來。

「她以克隆複製了我。她現在和古的2號在一起。」古的幽幽地，向我吐露牠的身世。

「很難過吧？」

「有點，也許。但牠的語言單薄，缺乏人情味……」

「唔，具體一點？」

「是這樣的語言：『請你去問狗的心願？』、『為甚麼貓喜歡把舌頭伸出來往右邊擺動？』、『狗是希望我找個伴？』……」

「每1分鐘都有一個笨蛋誕生啊！」果然令我啼笑皆非。

「從寵物店租回寵物，1小時多少錢？」貓寧的每句話都像，沒正式進過學堂的原始人一樣，令我極度反感。

「不一定，動物和人一樣，身價不同，際遇不同，哈哈。」古的好不容易恢復了第一次見面的幽默。

「可以教我上海話或滬式英語，就是世博用的那種嗎？」我決定不再讓貓寧有任何插話的機會，所以快速地問。

「Good morning! 古的貓寧/ Good afternoon! 古的阿夫特怒/ Good evening! 古的衣服寧/ Bye Bye! 白白」古的繪聲繪色地說着。

貓寧非常賣力地學，發出只有她才懂的語言。我是不該對牠有偏見，但我發現牠已正式列入我的字典用語——「情敵！」

「以後有甚麼打算？繼續在文化中心流浪，還是……」我希望貓寧會突然再自閉，然後因自卑而消失。

這種念頭非常血腥，連我也覺得不符合職業操守——客觀和真實。

「我會帶貓寧，離開H城，到上海去。租個弄堂，風花雪月。想想張愛玲或王安憶；逛逛上海外灘或霞飛路；泡泡酒吧，留連少年宮或藝術館；跑到世博見識，或者找個外國人說胡聲，重新體驗H城缺乏的生活情趣吧……」

我知道，我不會讓他們離開的，雖然我答應不把採訪公諸於世。

可怕的嫉妒心，已佔據血肉之軀，無可挽回地陷入陰謀論中。

「夜黑風高，大衛高柏飛，挺酷的私奔。祝一路順風！拍個照，記念！」我左手按高清晰攝影機，右手把錄音和高清相片以光速傳到P報。

總編應該已經收到了吧，他應該正以每秒鐘三十十字的光速，把明早便會「洛陽紙貴」的頭版，用出賣信用的文字填滿……

啊，一切榮耀歸於神。

張太太左手攜着外賣袋，右手挽着一盒飛行棋，任由腳上的人字拖發出「噠噠」的聲音，彷彿向這酷熱的天氣宣佈能夠撤退的好消息。

小時候，張太太家裡很窮，沒有「任天堂」，也沒有「紅白機」，偶爾她與哥哥儲了十多元零用錢，就會買棋。哥哥喜歡玩象棋和門獸棋，姐姐喜歡玩康樂棋，張太太就喜歡玩飛行棋。張太太喜歡玩飛行棋，一家四口，媽媽、哥哥、姐姐和自己四人，各佔一區，張太太有時擲骰子擲中「六」，就會興奮地獎擲一次，如果第三次也擲中「六」，媽媽、哥哥、姐姐就會大喊「六六六，返大陸」，重新再來一次。

擦了嘴上的油漬，張太太從膠袋取出一盒飛行棋。這盒飛行棋與張太太小時候看到的不同，棋子雖然仍分有四個顏色，但已不是印上飛機的圖案，而是四位著名的卡通主角。女兒亦順理成章被飛行棋吸引著，要求媽媽與她一起玩飛行棋。

「爸爸，在哪兒？」女兒問。

「他在內地工作。」母親答。

「他會回來跟我玩飛行棋嗎？」女兒問。

「現在不是剛剛好嗎？媽媽、哥哥、姐姐和您，一家四口，各佔一區。」母親答。

陽光穿過密封的玻璃窗，再從窗簾的隙縫悄悄走到屋內，為躺在冰冷的地上的張太太和她的女兒蓋上暖和的被子。張太太第三次擲中「六」，女兒興奮地大喊「六六六，返大陸」，張太太要重新再來一次。

短載

沈小益

作者簡介：自由職業，寫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發表作品多篇。《別人的嘴巴，我的故事》獲台灣《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推薦獎（第二名）。

捉黃鱔的張雙全舅舅

第二天，這所小學就人走樓空。好在小學不要吃飯，不然，它怕離餓死也不遠了。飢餓帶來了恐慌，為了教育老百姓，不使他們在極端飢餓的情況下說出反常的話來，當地為頭的人決定在這所小學的坪裡搞一次憶苦思甜大會。

桌子搭好了，人也來了不少。妻子問張雙全去不去開會。

張雙全沒好氣地說：「都這個時候了，還開什麼會？人都要餓死了，還有甚麼心思去憶苦思甜！」

妻子說：「別人都去，你也去吧。」

「去甚麼去！要你去，老子捉黃鱔去！」

妻子跟着很多人開會去了，張雙全真的捉黃鱔去了。為頭的人把小學的大師傅請來，讓他來憶苦思甜。

這個沈師傅從來沒有這樣王八敬神——作古正經地到主席台上發過言，上得台來，心裡發虛，腳也打顫發飄。為頭的先進行了一番動員，然後讓沈師傅講話。

沈師傅說：「以前的日子是過得苦，我們吃過爛薯，有些地主家裡有飯也不給沒得吃的人吃。」

為頭的人對沈師傅的講話很滿意。台下的人卻對這一切都感到無所謂，反正是一樣的餓肚子。

沈師傅接着說：「不過，如今也苦，我就餓了蠻久了。甚麼東西都吃，要活命，不吃怎麼行？」

為頭的驚詫地看了沈師傅幾眼，他們希望他能至少能回到這樣的主題上來：現在雖然沒飯吃，但不能絕望，要振作精神。

沈師傅說：「要講解放前的日子苦，那是真的苦，不過，從去年開始，我們就沒飯吃了。我也沒有甚麼瞞的，以前，我做過討米叫化子。解放前，沒飯吃的時候，你到地主家裡去討，也還是有討的。從去年開始，你就是討也沒地方討。」

為頭的立刻衝過去，要沈師傅下去。台下人是啞然失笑，他們不敢大笑，他們怕大笑會笑死自己，因為他們已經餓得不堪一擊了，也許一次大笑就能要他們的命。

為頭的講了一通話，憶苦思甜大會就此結束。

當時有幹部認為要把沈師傅當作反革命捉起來，就像張雙全捉黃鱔一樣。但另外有幹部說，他是最貧的貧下中農，他那樣講也沒有受甚麼人指使，就算了吧。

真的也就算了。

之所以能這樣算了，與當時幹部們也餓着肚子有關。孔子說，飽暖思淫慾。鬥爭人，也是需要吃飽肚子的。像這樣心有餘而力不足，鬥爭也就緩一緩再說吧，或者算了。

張雙全沒有參加這個憶苦思甜大會，他什麼都不相信了，只相信自己捉黃鱔的技術，與其餓着肚子聽報告，還不如到野外去捉幾條黃鱔。

1960年剩下的日子並沒有好轉，飢餓進一步肆虐。直到1961年，情況才稍稍有了一點改觀。

不過，在這兩三年中，我們王公橋也餓死了很多人，這其中就包括沈師傅。

張雙全夫婦倖存下來了。人不餓肚子了，一切就要走上正軌了。小學也重新上課了。

但是，張雙全夫婦再也不去學校了。其他老師都回到了學校，但是這兩夫婦就是想賴在家裡。張雙全說，我們是死過一回的人，我如今只相信我捉黃鱔的本事，我不相信自己還有教書的本事。

很多年過去了，張雙全也像我們王公橋的一些人一樣後悔不迭。他們都是在1959年至1961年間偷偷跑回家的，那個時候，你當個油菜子大的官還不如回家，因為回家他們靠田近一些，餓死的可能性小一些。毛主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同樣，革命的工作崗位也不是哪個人家裡的菜園門，你想出就出想進就進，既然你在嚴峻的時代不要單位了，對革命產生了動搖，緩過氣來之後，單位也就不需要你了，革命也就將你拋棄。

所以，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經常可以聽到有些曾經在外地工作後來跑回家的人說，唉，當時要是我再堅持一下，現在我說不定做縣長做省長了。有人就開玩笑說，曉得天光就不得把屎尿在床上。那些人說，是啊，是啊，人啊，就是沒有後悔藥吃。

(未完)

詩意偶拾

樊詩琪

作者簡介：中文(語言學)哲學碩士，喜歡文字，喜歡閱讀，喜歡寫作。

關於我們……

關於我們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白雲浮在水中 養出晴朗的笑靨
我們並肩而坐
微風吹來一片明媚
我看看你的側影
很美

有一片稱為昨天的天
被輕忽與輕浮淹沒
小心翼翼地拾回屍體
曾經沉默
可我沒有忘記
再冷的地方黑夜再長
也長不過永遠

我喜歡
望着遠方出了神的我們
風景終於一致
眼神的落點經營了
一份仰望
動容的是彼此的手腕
鎖住了時間
牛奶便不會變酸

關於我們
我真的想說些甚麼

我記得 我的天空曾經昏暗
我記得 我的瞳孔曾經映出了一個
誇大了卡通化了不合比例的身影
我以為 這是愛的全部

像今天
澄明的天透明的風 飛機
拖着軌跡的尾巴
這幅藍圖 我們懂得
一如達文西繪出了
永恆的秘密
最原始的輪廓就是愛
它從來不是亦不應是
被一個人 牢牢的
佔據

秋天的風把落葉吹走
長街空虛像沒有了靈魂
乾了瘦了死了的夏蟬
可以鳴叫嗎
我開始忘記聲音
與生存的氣味

至於我們——
再也簡單不過 不過是
穿梭於海德堡陽光斑駁中的我
坐在密室中氣管騷癢難耐的你
看着一片沒有角的天空
綠油油的草地沒有邊界
這就是我們之間
最共同的描述

浮城誌

作者簡介：中文教師，只有放假時才有勇氣創作。

馬美珍

飛行棋

陽光穿過密封的玻璃窗，再從窗簾的隙縫悄悄走到冰冷的睡房，敲醒了睡醒的張太太。

正值炎熱的暑假，張太太與她的女兒也過着悠閒的日子，每天起床、吃早餐、打機、看電視、煮飯、做家务，連便利店架上的八卦雜誌，也被她一一鑽研。她在放暑假前夕，叮囑學生，要多閱讀課外書，吸取多點知識；說實話，她也在吸取課外知識，學多點「潮語」、了解多點「潮人」衣着，以便與新世代的學生建立起溝通的橋樑。當然，作為母親的張太太，也為女兒妥善安排了暑期的活動，還為女兒花了數千元，購買了一部遊戲機、二人遙控手掣及數盒遊戲光碟。這樣一來，女兒不僅安在家中，避免留連街上，結識損友，也能透過玩遊戲機，增進母女關係。

被陽光敲醒的張太太，仍舊蓋着被子，躺在床上。她伸手拉開窗簾，陽光便一湧而上，刺痛了雙眼，手也立即把窗簾拉上，讓僅餘的陽光漸漸在充滿冷氣的睡房中消失。若不是為了填滿女兒及自己空洞的肚，她也不會換上衣服，穿越陽光普照的街道，來到商場的食店買兩份午餐。

張太太的丈夫從商，往來內地工作，甚少留在家中。親戚朋友也擔心張太太的丈夫會「包二奶」，當然張太太才是最擔心的一位。而事實上，

張太太也試過用不同的方法，希望留得住丈夫，包括為張先生誕下女兒。可惜，張先生總是把「男人應以事業為重」掛在口邊，就這樣張先生一個月才回三四天，又北上工作了。不知張太太是為了跟丈夫賭氣，還是學習了丈夫以「事業為重」的惡習，自從她誕下女兒，就醉心於教育工作，五年內已貴為科主任，並獲得同行及學生的讚賞。至於張先生與張太太的女兒，除了假期外，一律也由外婆舅父舅母姑姑等一眾親友照顧。偶爾放假，張太太也以開會為藉口，把女兒交由親友照顧。可是，這悠長的暑假，不得不讓女兒回來身邊，當一會兒慈母的角色。

等不及自動門完全張開，張太太便側身穿過門縫，悄悄走到冰冷的室內。她舒了一口氣，就像把在街道上黏上的熱氣，一起釋放出來。商場內冰冷的空調，讓她本來熱得頭暈目眩的腦袋清醒過來，她決定往食店買午餐時，順道取下外賣的傳單，那就不必再與大自然搏鬥。

未誕下女兒之前，張太太也不怕炎熱的天氣，但懷着女兒的時候，張太太也給補品中藥塞滿了整個身軀，誕下女兒後，身形一直未能恢復少女時的姿態。偶爾看到纖體公司的廣告，張太太也一度幻想成為瘦身廣告的女主角，可惜，她很快便被那理智的頭腦說服，這只是一門騙人的伎倆。因此，張太太背負着這脂肪積聚的身軀，不僅使她失去了高溫下活動的動力，也使她失去了吸引丈夫的魅力。